●灯下漫笔

邢州黑马来头大

孟志斌

“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，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。提起了此马来头大，兵部堂王大人相赠与咱！”山东好汉秦琼潞州落难，一分钱难倒了英雄汉，不得不卖掉他的黄骠马。尽管摘心挖肝般地难受，可一提起黄骠马的来历，秦琼的矜夸自豪马上就溢于言表，并以兵部堂王大人的背景炫人慰己，称其大有来头。京剧《秦琼卖马》中这一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，更是让这匹黄骠马成为家喻户晓的“来头大”的名马，让人津津乐道、心生仰慕。

殊不知，在我们邢台的历史上曾出过一匹“来头更大”的黑马。这匹黑马本应名满天下，而事实上2600多年来，它却一直寂寂无闻，鲜为人知，甚至在我们邢台当地也不见有人提及。论来头，秦琼的黄骠马和我们的邢州黑马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在秦琼那里，他的黄骠马能和一个“兵部堂王大人”沾上边就足以让他在小店主面前炫耀了。而我们邢州黑马的横空出世，却是和大名鼎鼎的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、被传为神仙级人物的相马鼻祖伯乐，还有让伯乐心服首肯、自愧不如的九方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。对后世的影响也是绵延不断，黄庭坚为它写过诗，徐悲鸿为它画过画，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延伸到社会人生和艺术鉴赏等领域。

邢州黑马被发现的过程及相关启迪，见于多种典籍。其中，道家经典《列子·说符》篇的叙述、评点最为详确。原文的大致意思是：

一次，秦穆公召见伯乐说：“您的年纪大了！您的家族中有谁能继承您的本领，为我寻找千里马呢？”伯乐回答道：“一般的良马，从其外表上、筋骨上就可以看出来。而您所要的天下难得的千里马，若有若无，若隐若现，神乎其神。这样的马奔跑起来，一骑绝尘，寻不着它奔跑的足迹。我的孩子们大都才智低下，我可以告诉他们如何相看一般的好马，至于千里马的特征如何观察判断，只能意会不可言传，即使说给他们，他们也领会不了，更无法掌握。不过，过去同我一起挑过菜、担过柴的人当中，有一个名叫九方皋的人，他相马的眼力不在我之下，请大王召见他吧。”

于是秦穆公便召见了九方皋，让他到各地去寻找千里马。九方皋跋山涉水，在各处寻找了三个月后，回来报告说：“我已经找到千里马了，在沙丘那个地方（就是现在邢台的广宗、平乡一带）。”秦穆公问：“那是什么样的马呢？”九方皋回答说：“是一匹黄色的母马（牝而黄）。”于是秦穆公派人去取，现场一看，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（牡而骊）。秦穆公知道后很不高兴，就把伯乐叫来，对他说：“坏了！您推荐的人连马的毛色、公母都分辨不出来，又怎么能看出是千里马呢？”伯乐听后不由地惊叹道：“九方皋相马竟然达到了这样高的境界！真是高出我不止千万倍。像九方皋这样，看到的是马的天赋和神机。得其精要，略其次要；明悉其内在实质，忽略其外表。只看应看的地方，不看不需要看的地方；关键之处，全神贯注，非紧要处则忽略不计。九方皋的相马之道，其价值甚至高于千里马本身！”

把马从邢州取回来后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、天下少有的千里马。

自此，邢州黑马得遇九方皋而大显于世的故事，便成为历代士人感怀顺逆之情、寄托穷达之思的绝佳典故，广被征引。宋代大文人黄庭坚曾为它写诗，其中“世上岂无千里马，人中难得九方皋”，用邢州黑马衬托他和友人怀才不遇、无人赏识的忧愤，这两句诗和“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”一样，都已成为传世名句；近代的美术大师、画马圣手徐悲鸿为感念恩师的知遇之恩，据此典故所画的《九方皋相马》，从画中之马的神态可以看出，黑马是心甘情愿地被红缰所制，这是徐悲鸿传世作品中罕见的（也有说是唯一的）为马配缰的构图。他自己解释说：“马也如人，愿为知己者所用，不愿为昏庸者所制”，此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；我国最权威的古代文论专著《文心雕龙》也引用此典，“然才冠鸿笔，多疏尺牍，譬九方皋之识骏足，而不知毛色牝牡也。”评论一些文学现象。

邢州黑马“来头大”的硬核内容还不限于此，后人据此提炼出的那条成语——“牝牡骊黄”，提醒人们观察分析事物要看其本质，不要被外在现象所迷惑，则是通过对这一历史故事的总结，实现了在认识论上哲理性的升华。纵观历史上凡是夸张渲染一些名马的不同凡响之处时，往往不外乎着眼于骏马的矫健、威仪、骁勇，日行一千、夜走八百，或忠义护主、战功赫赫。邢州黑马则完全跳出了这一局限，不仅“来头大”，而且“有文化”。不但秦琼的黄骠马不能与之相比，即便是周穆王的天子八骏、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在文化含量上亦是略输文采、稍逊风骚，只识弓腰拖大刀。由此观之，若称邢州黑马为“天下第一黑马”，甚或“天下第一马”，亦自有其道理所在。

邢台有3500多年的建城史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，丰富灿烂，这是我们文化兴市得天独厚的一大优势。那些有史可查、有据可考、不存争议，且正能量、有深度的，更是其中的优质资源，最值得下大力挖掘、宣传、弘扬。邢州黑马的典故不仅具备以上所有属性，而且“黑马”一词作为舶来词，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特指，并成为当今社会语境中的高频词汇，专指在竞争中逆袭反超、出人意料的获胜者。这无疑又给邢州黑马平添了一道让人喜出望外的光环，真是躺着中爱矢，可遇不可求，成为邢台文化中优中选优的绝佳元素。只是让人略有遗憾的是，出自《列子》中的成语典故多数都是妇孺皆知的，如“愚公移山”“杞人忧天”“夸父逐日”“两小儿辩日”“歧路亡羊”等，但“牝牡骊黄”在某些网站上还被标为“你所不知道的成语冷知识”，更别说沙丘黑马了。即便是本地人说起沙丘，也是多知此处是“酒池肉林之苑”“困龙驾崩之乡”，少有人知道这里曾是九方皋相马，出好马、出好经验的物华天宝之地。

新春话吉祥，来个好彩头。灵异之物，往往应运而生、应运而动。在马年到来之际，全市上下加快实现跨越提升之时，这匹邢州黑马应运而至，必将给我们带来当下最为宝贵的黑马精神，更显弥足珍贵。

郭星朝 书

●乡情乡韵

年味是传承

李昕屿

腊月二十四，扫尘。母亲说：“灰不扫干净，福气挤不进。”

我踮脚擦窗，玻璃上的旧渍在水痕里融化，阳光透进来，在地板上切出明亮的菱形。父亲攀在梯子上，用鸡毛掸子轻旋墙角，一团灰絮簌地落下，在光柱里翻滚，像慢放的星尘。奶奶在厨房擦拭那口老陶罐，边擦边哼起听不清词的小调。她每年都擦它，说罐里装着三十年前的腌菜味，虽然早就空了。扫帚掠过柜底，扫出我童年滚丢的弹珠，还有半张褪色的奖状。灰尘腾起又落下，旧年的时光，就这样被轻轻拢进畚箕。

年三十，父亲研墨。一方旧砚，一圈圈，墨香就散开了，是清冷的松烟味。他铺开红纸，镇纸压住边角，笔尖在砚边舔两下。手腕悬着，然后落笔——“天增岁月人增寿……”字是颜体，敦厚饱满。写到“春”字的最后一横，他总会微微一顿，让墨吃透纸背，那是他独有的节奏。

我学他的样子写“福”，却总是写歪。父亲的手包住我的手背：“心要静，笔才稳。你看，这一撇，要像屋檐淌下的雨，不能急。”他的手很暖，有常年握笔留下的薄茧。贴春联时，他总嫌我贴不正。我嚷着“差不多就行”，他摇头：“差一点，福气就拐到别家去了。”浆糊的甜腥气混着墨香，在冷空气里格外分明。大门红了，他的脸也被映红了，额上有细密的汗。

黄昏，厨房成了圣地。油锅哗哗作响，鱼在锅里弓起身子，炸出金黄的盔甲。肉丸在另一口锅里翻滚，吸饱了酱油的色泽。奶奶包饺子，每只褶子都一样多，十八道，她说这叫“十八般武艺俱全”。一枚五分硬币在碗沿敲了一下，清脆的一声，被她麻利地包进某个饺子里。“吃到的人，明年走路都有钱响。”她笑，缺了颗牙的齿缝里，漏出风一样轻柔的哨音。

年夜饭上桌，不是满汉全席，却是每一道都认得我们。爷爷不喝酒，以茶代酒，举起杯子时手有些抖：“又一年了。”话音落下，竟有片刻寂静。只有火锅咕嘟咕嘟，喷着白汽。直到我咬到硬币，“咯”的一声，牙根发酸。全桌都笑起来，奶奶拍手：“是我包的！我掐了花边的！”那枚硬币在我掌心发烫，带着油腥和白菜的气息。

守岁。春晚只是背景声，母亲拿出红包，封面是烫金的“吉祥如意”，边角有些磨损了，是去年的那个。她递过来时，拇指在我手背上轻轻摩挲了一下，很轻，像羽毛扫过。我把红包压到枕头下，薄薄的，却觉得踏实。父亲也眯着眼，头一点一点，像在给电视里的歌声打拍子。

零点将近，奶奶从里屋出来，捧着一个小铁盒，打开，是芝麻糖和花生酥。“压压岁。”她说。糖很硬，咬开，芝麻香混着麦芽的甜，粘在齿间。我们小声说着话，说去年的收成，说开春的打算，说屋顶该修了。琐碎的，温暖的，像火盆里将熄未熄的炭，偶尔噼啪一下，迸出一点光。

不知不觉，天边透出蟹壳青。奶奶第一个起身，去厨房烧水。父亲重新铺开红纸，开始写“开工大吉”。母亲收拾着茶几上的糖纸。我走到院中，晨风很冷，却清新。大门上的春联鲜红欲滴，墨迹已干透，在晨光里泛着润泽的黑。

我忽然想起多年前，也是这样一个清晨，爷爷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年味啊，就是一代人看着另一代人，把日子过下去。”

风过檐角，新桃与旧符轻轻相触，发出纸与纸摩擦的、极细碎的声响。

春到人间草木知

西杨庄

窗外的风，开始软了。不再是冬日里那种刮骨的、硬邦邦的冷，而是带了润泽的、试探性的微凉，像一只无形的手，轻轻拂过池塘的水面，漾开一丝几乎看不见的涟漪。于是知道，春到了。

“律回岁晚冰霜少，春到人间草木知。”古人的句子总是这般精准而充满灵性。最先知晓这天大秘密的，并非迟钝的人类，而是泥土中那些沉默的根须、枝头上那些沉睡的芽苞。当我们的感官还裹在厚重的冬衣里，它们已从地脉深处、从阳光些微的转变中，接收到了那一道庄严而温柔的敕令：醒来。这种“知”，是生命对宇宙律动最本真、最虔诚的感应，无需宣告，已然发生。我们所谓的“发现春天”，不过是跟在草木摇曳的身姿后，做一次迟到的确认。

春到，是那一抹若有若无的鹅黄，偷渡客一般缀上柳梢，须得细心之人，于晨昏之际，方能捕捉那瞬息的光影变幻。风虽仍有些料峭，却已沁了雨水的气息，拂过脸颊，凉意里分明裹着生发的潮气。天地像一座巨大的母体，在这分秒的交替中，生命开始受孕。这并非激烈的轰鸣，而是静默的酝酿，是一种有条不紊地明灭、起伏的永恒速度。它坚硬如物质的定律，又柔软如情感的触手，供我们接纳或仰视，斟酌或抛弃。春的意义，或许就在于这“注定”与“感知”之间的微妙张力——节气是铁律，春意却是各人心头开出的不同的花。

“殷勤为作宜春曲，题向花笺帖绣楣。”古时“咬春”，是极风雅而实在的迎接。杜甫暮年漂泊，面对一盘“春日春盘细生菜”，忽忆起的却是盛世长安“盘出高门行白玉，菜传纤手送青丝”的繁华旧梦。一筷春蔬，嚼出的是时光的滋味与家国的悲欢。寻常百姓家，则“盘装荠菜迎春饼，瓶插梅花带雪枝”，以新鲜的地气接通丰年的祈愿。北方一张柔韧的春饼，卷起豆芽、韭菜、嫩蛋丝，卷起一个融融的希冀；南方一根酥脆的春卷，包裹着荠菜或豆沙，包裹着对甜美生活的向往。这是唇齿与自然的缔约，是以最质朴的方式，将春天的清新与生机“拘”入怀中，化为支撑一整年的精神底气。

“律回岁晚冰霜少，春到人间草木知。”我立于这岁首的渡口，感受着身侧“微软”的风。池塘水仍瘦，天空却已开始输送无形的湿润与温暖。天地不语，只是从容地运行着它的法则。草木知晓，并欣然遵从。而我们，这些匆匆的过客，若能暂歇脚步，从一盘春菜、一缕微风、一句古诗中，窥见这宏大循环的片鳞半爪，让心灵也经历一次与万物共感的苏醒，或许便不负这“人间草木知”的深情告白了。

剪纸 刘桂云

刊头题字 白寿章
刊头美术 徐悲鸿

●走读邢襄

半山风物足慰行

胡金姐

心念临城小天池久矣，总因琐事耽搁，终在一个晴好的清晨，决意成行。

咫尺之景若不曾踏足，终归是心上的一点缺憾。小天池位于临城县西部太行山中段，距县城50公里，海拔在1200米以上，植被丰茂，景色宜人。

用过早饭，便与爱人驱车前往。入眼是窄窄的村道，幸而路面平整，水泥铺就，车行其上，倒也安稳。途中路过驾游村，村名颇有来历，顾名思义，是帝王巡幸驻足之地——相传宋徽宗曾途经此处，故而得名。如今，这里已是受保护的古村落。

穿过古朴的村舍，车子一路向西，沿蜿蜒山路徐徐上行。

我素来恐高，车行山径，心总悬在半空。所幸十年驾龄打底，一路稳当，终是顺遂。

半山腰处辟有一方停车场，水泥地面开阔平坦，怕不止能容数百辆车。偌大的场地里，竟只停着我们一辆车，想来是出发太早，游人未至。

暖阳高悬，泼洒下融融光缕。立在停车场边缘俯身望去，心猛地一沉，倏地提到了嗓子眼。冷风也趁势袭来，带着几分峭寒，直钻衣襟。我忙不迭后退一步，再不敢向下张望——山壁陡峭，沟壑幽深，一眼望去，只觉目眩神摇。

抬眼处，山梁相衔，沟壑交错，峰峦层叠，涌向天际。冬日的群山卸却了葱茏华裳，褪去了环佩琳琅，素面朝天，静默地伏在云端之下。而我心心念念的小天池，便藏在那最高的一座山峰之上。

走吧，且向上行。景区入口处，红漆写着“北池山景区”几个大字。迈过门扉才发觉，这不过是个象征性的入口。一条水泥路穿门而过，绕过一道山梁，便一头扎进沟底，没了踪迹。原本的通路被截断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石板小径，蜿蜒曲折，在沟谷间延伸开去。

石板路分作两道：向下，可直通方才路过的驾游村；向上，则是通往小天池的方向。路的两侧皆是陡峭山体，说山壁则太过单薄，说山坡又失之平缓——那是实打实的山，嶙峋险峻，常人难攀。山上清一色立着橡树，株株挺拔肃立，如列队的卫士，风骨凛然。恍惚间，竟似舒婷笔下那株独立的橡树，带着一身坚韧的气韵。左顾是橡树，右盼是橡树，前路漫漫，依旧是橡树的天地，直教人生出由衷的敬畏。抬首时，苍蓝的天被浓密的枝叶剪成窄窄一痕，清丽的惹人怜爱。

再看脚下的石板路，精致清爽，一路在沟底穿行。时而碾过薄冰，悄无声息；时而绕壁而行，隐入岩后；时而化作石阶，引着人拾级而上。

行不多时，一道瀑布映入眼帘。循着石阶攀援而上，一方小小的水库藏在山坳间，被群峰遮蔽，不见半分阳光。水流本欲倾泻，却在寒风里凝作冰瀑，白练似的冰层下，仍有潺潺水声不绝，一动一静，宛若时光在此定格。水库的水面结了一层厚冰，唯有靠近堤坝的一隅，因水流不息，尚存一小片活水。

水库中央卧着一块巨石，圆墩墩的，粉褐相间的纹路缠绕周身，谈不上华贵，却自有一种雍容沉稳的气度。像什么呢？倒有几分似蛰伏的巨龟。石旁生着一棵树，辨不清品种，只觉身姿挺拔，如卫士般静静守在一旁。

再往上走，原以为已近终点，谁料峰回路转，往右一拐，又是一重天地。小小的瀑布接连跃现，一帘接着一帘。大朵大朵的阳光穿透林隙洒落，暖化了潭面的薄冰。一帘水花自石缝间跃出，莽撞地撞在青石上，溅起细碎的玉珠，又借着力道跳上另一块岩面，旋即一头扎进水潭，匿了踪迹。

那一刻，一句老话蓦地浮上心头：风景，都在路上。石板路行至一处小悬崖，便断了踪迹。这悬崖不算高，却需手脚并用方能攀上。崖边竟建有一座卫生间，这已是沿途遇见的第二座。原以为此处便是尽头，谁料石板路拐了个弯，又向着前方延伸开去。看来，离小天池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。

四下里依旧不见人影，想来我们果真来得太早。群山静卧，似是被寒气冻得沉静；树木敛着枝叶，凝立不动，仿佛还在冬眠；就连林间的鸟雀，许是也贪恋暖巢，竟听不到一声啼鸣。柳宗元笔下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的寂寥，竟在此刻与眼前光景重合。

蓦地想起坊间传闻，说这山里曾有豹子出没，景区还因此闭园过一阵，心不由得陡然一紧。

“不走了，咱们回去吧。”我拉住爱人的衣袖说道。

“哪来的豹子，都是猴年马月的旧事了，早不知跑到哪儿去了。”爱人笑着宽慰。“那也不去了，万一呢？”我仍是心有余悸。

最终，我们没能抵达心心念念的小天池。心底虽有几分遗憾，却也因沿途的种种风物，添了几分慰藉。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既然未能登顶，不如转身折返，去驾游村的古巷里，寻一抹别样的韵致。

原来，风景从不在遥不可及的终点，而在脚下每一步的途中。只要心怀澄明，纵使未达所求，一个转身，亦可遇见另一种圆满。

书店里的微光

朱玲珑

近来总在凌晨三点醒来，夜色浓得化不开。枕边那本翻到卷边的旧书，再也哄不入睡意，便索性起身，想着抽空去市中心的新华书店，淘一本新的散文集。

周末午后，阳光透过玻璃穹顶洒在书架间，暖黄的光线里飘浮着细碎的尘埃。书店里人不算少，却静。只听见书页翻动的窸窣，像春蚕啃食桑叶，偶尔掺进几句低语，也很快融进纸墨的空气里。

我在文学区转了两圈，对着满架的书犯了难。平日读书全凭兴致，真要刻意挑选时，反倒没了方向。正犹豫，身后传来轻柔的声音：“先生，需要帮忙找特定作者或类型的书吗？”

回头望去，是位二十出头的女店员，扎着简单的马尾，藏青色工作服袖口沾了一点纸灰。工牌上印着她的姓名。“想找本适合睡前读的散文，文字清淡些的。”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。

“那您可以看看迟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，文字很温润。或者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，读起来特别熨帖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熟稔地从书架中层抽出两本书，递给我。我接过翻看，纸质细腻，排版疏朗，正合心意。道谢后，忽然想起缺了书签，便顺口问：“店里有书签卖吗？”

她眼睛一亮：“我们不单独售卖书签，但有自制的，用废弃内页做的。您不嫌弃，可以挑几张。”她引我到收银台旁的小桌前，桌上整齐叠着一沓书签，每张印着不同的文字片段，边角细致地压了膜。

我拿起最上面一张，浅米色底子上印着：“生活是种律动，须有光有影，有左有右，有晴有雨。”字迹娟秀，透着淡淡的墨香。“这些都是你做的？”我问。她点点头，略显腼腆：“空闲时剪裁，印些喜欢的句子。很多读者说，这样让废弃的书页也有了去处。”

付钱时，她细心地将书和书签装进纸袋，又递来一张宣传页：“下周店里有个散文分享会，您若得闲，欢迎来坐坐。”我接过，页面上手写的活动信息，字迹与书签上同出一源，娟秀而笃定。

“好，谢谢。”我说。

走出书店，夕阳正斜斜照在玻璃穹顶上，整个大厅漾着一层暖金色的光晕。手里的纸袋微微下坠，那份重量不只来自书。我忽然想起书签上那句“生活是种律动，须有光有影”。原来有些光，并非来自浩荡的日月。它可能只是陌生人的一句诚恳的话，一个认真的眼神，轻轻落在心里，便足以驱散长久的幽暗，让平凡的一天，无声地变得温柔而明亮。

那张宣传页，被我夹进了新书的扉页。至于下周的分享会是否会去，似乎已不重要。有些微光，见过一次，便会在记忆里自己亮着。

本报地址：邢台市信都区邢州大街3056号 邮政编码：054000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1305005000139号 广告电话：0319-3129962 发行电话：0319-3129980 全年定价580元 零售每份2元 印刷：邢台新闻传媒中心印务中心 地址：邢台市襄都区阳光路1号